

# 仙剑问情

陆

天人永殇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华人奇幻经典，『仙剑奇侠传』姊妹篇

管平潮◎著 姚壮宪 江南◎序



# 仙剑问情

陆

天人永殇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华人奇幻经典，「仙剑奇侠传」姊妹篇

管平潮◎著  
姚壮宪 江南◎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仙剑问情. 6 / 管平潮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 2013.5  
ISBN 978-7-5502-1496-5

I. ①仙… II. ①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9723号

仙剑问情. 6

作 者: 管平潮  
特约监制: 李耀辉  
策 划 人: 吴志硕  
产品经理: 吴志硕  
责任编辑: 肖 桓  
特约编辑: 李 鑫  
封 面 图: 张 旺  
版式设计: 刘珍珍  
封面设计: 宋晓亮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71千字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9印张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1496-5  
定价: 33.0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2069000

第二十一卷 马前灯火动星河

- 001 第一章 风云倏烁，电百仞而飞虹  
008 第二章 蹀躞横行，灵兽惊以求群  
014 第三章 遐路思漫漫，流波发悲音  
019 第四章 欢乐和颜，飘飞陞以凌虚  
028 第五章 帆泪衫前，望极浦兮悒怀  
034 第六章 雨荡云飞，疑荷香之入衣  
039 第七章 当头棒喝，未期煮鹤焚琴  
044 第八章 幡然醒悟，自有烟霞送迎  
051 第九章 天真乐道，淡浩然其何求  
056 第十章 梦幻空花，含芬华之芳烈  
061 第十一章 宜笑宜颦，一人可以兴国  
066 第十二章 真珠暗结，形虽殊而并粹  
072 第十三章 为梦非欢，只剩梦里来去  
078 第十四章 龙潭藏一剑，山河局争残

第二十二卷 十万朱颜十万血

- 085 第一章 投笔按剑，谁意别开生面  
093 第二章 心为形没，寸地犹冀黄梁  
099 第三章 雪后寻梅，问故园之香迹

105	第四章	天地不醒，归来风雨满哭
110	第五章	玄机似悟，却恐成结祸胎
116	第六章	红妆笑倚，别有风波入眼
121	第七章	云霞争变，尽是血脉朱颜
125	第八章	沧海几番覆，人尚醉春风

## 第二十三卷 瑶宫桂冷吹香雪

133	第一章	明霞可爱，入瑶宫以为家
139	第二章	含情问雪，得趣便为真仙
146	第三章	江山夜雨，枕中春梦无多
149	第四章	月缺花飞，肝胆谁怜形影
156	第五章	桃摘玄圃，故家五色云边
163	第六章	卿原善笑，哭芳草以成痴
168	第七章	翠激深处，细数人间仙世
174	第八章	明霞润色，始悟形骸桎梏
180	第九章	迷离仙梦，幻作别样春霞
187	第十章	繁华过眼，寻香莫怪蝶痴
192	第十一章	奇缘仙偶，二月春声流梦
197	第十二章	梅妻鹤子，一杯水远山遥
201	第十三章	将军蹙战烈，马色截云鲜

## 第二十四卷 人间仙路几烟尘

- 207 第一章 冰心玉壶，清姿卧云餐雪
- 211 第二章 凤笛鸾鸣，邀月宿山深处
- 218 第三章 三山神阙，轻身一剑知心
- 221 第四章 剑华千弄，战争大笑楚汉
- 227 第五章 飞仙天外，按剑我本布衣
- 232 第六章 山川献雪，云开旭日华鲜
- 237 第七章 帝苑春晓，流连野水之烟
- 242 第八章 燕到春余，幽怀时迷门巷
- 248 第九章 仙尘在袖，两足复绕山云
- 252 第十章 冰雪香肌，自有清芬旖旎
- 257 第十一章 尺素传吉，盼今夕为来世
- 262 第十二章 芳衷尽吐，报答梅花一梦
- 268 第十三章 蕊结同心，花开莲房有子
- 273 第十四章 立地风波，啼来谁家乳燕
- 278 第十五章 银河洗剑，忘却五湖风月
- 282 第十六章 仙路不知行远近，人生若只如初见

卷首词·水无眠  
白浪弄琴瑟，  
征衫惹清烟。  
日暮潮初落，  
对影忆流年。

## 第一章 风云倏烁，电百仞而飞虹

心高气傲的水侯一番招揽，希图那勇猛无敌的少年能够俯首归降；但等他表态过后，水侯心中原存的一线希望便告破灭。略停一刻，再见这强项少年双目泛红，其中渐有奇光闪动，则饶是水侯身经百战，也丝毫不敢怠慢，当即便决定先下手为强，一鞭朝醒言打去。

只是，电光闪耀的绝世神兵划破夜空，带着凄厉的郁烈杀气直扑醒言，看似避无可避，但当那电光初闪之时，神机灵敏的少年已然知觉，当即奋力朝上一蹿，堪堪避开这杀气盎然的神兵——

“刺啦！”

只听一声撕裂心肺的轻响，一道金蛇一样的电光便消失在醒言身后的夜空里。

“哪里走！”

一鞭打空，见醒言从马背蹦离蹿入云空，孟章也毫不犹豫，当即倏然脱离坐骑应龙，如一条入水游鱼般蹿入夜空，紧撵在醒言之后又是奋力一鞭打去。

“哎呀！”

此时身在虚空，倒不似方才方便借力；感觉到脚下炽热电光射来，醒言慌忙御气

朝旁一避，只觉得背后盔甲猛一下剧震，就好像一辆大车忽从身上急速碾过！

这一下别掠重击，倒让他一下子便差点掉落海面。如此情形，若换在以前，很可能他早就被打下云去，只不过现在这张醒言可是今非昔比，不仅有神甲护身，而且数月来在南海博大的海天中抓紧修习，那炼神化虚之术早已炉火纯青。那次与上古冰猿无支祁生死搏杀被击得虚空浩大的筋脉气海，现在已是灵机充沛气势磅礴，运转之时，虚实相间，有无相连，仿佛与天地同源的神机周而复始，汨汨然不见断绝。

而正因如此，当张醒言有一次在海浪天风中炼气存神，正到了出神入化之时，那数千年寿龄的老龙云中君竟在这静如木雕泥塑的少年身上看出好几分飘飘凌云之意。于是这并不轻易开口赞人的老龙神，等醒言察觉睁眼见礼之时，忍不住当着身边众多的水灵神将，对醒言大加称赞，说出“我辖云中，君辖云外”之语。

因此，往日里几乎一鞭灭绝的水侯孟章，此后又连挥数鞭，只打得黑暗云空下电光乱窜，闷雷轰鸣，却始终没能给醒言造成什么致命伤处。只不过饶是这样，这十几鞭下来醒言仍是疲于奔命，只顾全神贯注在天空中乱窜，如狼奔如豕突，丝毫没有还手之力！

“上啊上啊！”

只顾苟全性命于乱鞭，在呼啸的天风中艰难呼吸着寒冷稀薄的空气，这着忙逃命的四海堂主此时唯一能留存的思绪，只是在心中大声疾呼：

“上啊！大伙儿一起上啊！怎么大家都袖手旁观？！”

对于这样古怪的情形，出身市井的少年却不知情，此刻他和孟章在众人心目中，却并不是普通的敌对。

“这是宿敌之间的对战啊！”

现在云天上的两位，一个是南海中最杰出的神灵，一个是中原大陆上最强的后起之秀，之间再夹杂上一段杀婢夺妻、争权伐国的爱恨情仇，这样旷古绝今了断恩怨的对战，如何随便容得外人插手？

于是在醒言满天遍海的狼奔豕突拼命逃窜之时，所有人却都屏住了呼吸，伸长了脖子，兴奋而又紧张的目光紧紧追随着那两个一前一后流星赶月般的身影，努力在闪烁如鬼影的电光间隙捕捉那神妙无俦的追逐身形。有好学者，甚至还期待能在这样旷古难遇的时刻悟出天地万物运行的至理！

“呀！”

此时四读一方自然个个紧张，那敌对的南海一边却还有很多人在这么想：

“果然盛名之下无虚士，这传说中的龙媚妖主果然不同凡响！今日让我亲眼瞧见，也是不虚此行……只是那满身光明神甲的鬼主妖王，怎么今日开打之时，没说一



句‘闻吾之名，不堕幽狱’？”

原来这些天南海中关于醒言已传得沸沸扬扬，除去其中龙宫故意散布的险恶谣言，却还有人从上回大战中醒言召唤出大批的白骨鬼灵、跟在他光明灿烂的装束之后攻掠如火，便又生出五花八门的联想。其中有一种说法是，那张醒言乃是圣灵神人委派来拔擢苦难的神子仙灵，号称“太华神子”，说是这太华神子对敌之时总是喜欢先喊一声：

“闻吾之名，不堕幽狱！”

则听到的，不仅活人从此超脱、不受刀兵之苦，便连这南海海底沉埋已久的冤魂鬼灵，也可脱去水怪海妖的束缚，魂灵脱去，重新做人，此后那剩下的骨架皮囊也自动为恩主服役——因此，听说过这说法的南海水灵今日便有些纳闷，怎没今天这“太华神子”开打前没喊上一句口头禅。

就在这形形色色心思各异的观战众人中，也只有那两位少女，熟谙少年一贯的习惯，一个攥紧红焰小刃，一个握牢苍云大戟，只等情势一个不对头便冲出去救援。

“哥哥应该打得过！”

心已提到嗓子眼儿的龙女灵漪儿，每次听到身旁这冰清神澈的少女信心十足的猜测，心里便也半信半疑，几次都没急着冲出去。

略去旁观众人津津有味观战不提，再说正在云空中打斗二人。

这时候，醒言固然逃得辛苦，那孟章却也更加着急。原来，就在刚才一番追逃中，这聪颖非常的四海堂主竟很快习惯了这样的逃跑，任孟章神鞭狠打，却也再不似开始那般害怕。凌风御虚、用心逃窜之际，虽然一时无暇出剑还击，偶尔倒也能有些余暇朝旁边观察——

“呀！原来我那马儿，也和敌骑战起！”

原来醒言偷空觑去，恰见自己刚刚跳离的骠骊风神马，已和孟章的黑龙坐骑战在一处。“白马黄金鞍，黑龙紫丝控”，斗得正欢的两只神骑和它们的主人略有不同的是，此刻那年轻灵活的骠骊银鬃马占了上风，一道道闪着青光的风刃冰刀从四面八方呼啸而至，朝那位只顾向前喷火的前辈老龙飞去。

不提坐骑搏斗，再说孟章。几番打醒言不着，反见他溜得越来越麻利，心中不免有些焦躁。此刻他也已经恍然大悟：

“此战不仅是胜负之数，还关系到我孟章颜面！”

念及此处，久经沙场的神侯这时候反而平静下来。瞧了一眼前面在自己裂缺神鞭下逃得正欢的少年，孟章压了压心里越来越大的火气，在天际乌云边一声冷笑：

“好个张醒言，怪不得往日无支祁、青羊在你手下讨不得好去，果然是比泥鳅还

溜滑！只这逃命功夫，便先占了个不败之地！不过今日，算你倒霉，本侯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怒火冲天的水侯当即念念有词，一阵短暂而急促的咒语过后，手中那白玉八节鞭忽然电芒大盛，一阵刺眼的白光转瞬照亮昏沉的天地！

而在下一直仰面观战的众人，原本见那两人头上的夜云犹如十万大山倒悬，黑黝黝的云峰顶头如铁锥般朝下，森森对着自己所立的大海风波，和海面那些奔涌如峰的浪涛互相呼应。但就只在一瞬，那刹那的白芒闪过之后，原本黑暗森然的海夜空却突然间亮如白昼！原本连绵如丘的黑暗云朵，此刻却像白鲤的鳞片流布天际，朵朵白云荡荡悠悠，连在一起又好像漫天铺满棉花堆！

“发生何事？！”

见昏暗的夜空忽然亮如白昼，不仅四渎玄灵一方大惊失色，孟章的本部南海的军卒也一同发愣！在这之中，也只有云中君、龙灵子等少数历经千年风雨的老神祇才猛然想到，现在这白昼黑夜颠倒的景象，应该是南海水侯耗大神力，解开他那把裂缺天闪鞭的封符，将那本质天然的八条闪电重新释放，才照得这云海天地犹如白昼！

原来，这孟章掌中的“天闪裂缺”鞭，乃世间罕有的先天神器，由居在海天尽头雷室之中的雷神铸就。雷室海渊的奇异神灵，经千万年之功，挑选了亘古以来天地间最强大最猛烈的八条闪电，按阴阳八卦之理炼化成鞭。肉眼凡胎看去，这鞭只是玉精石质，其实却蕴含天地间最为刚猛阳烈的神力。而这孟章，曾拜雷室中的神灵为师，其人又刚猛无俦，胸怀大志，便被传得这至宝神兵——可以说，久如散沙的南海众屿没能在南海龙神蚩刚、南海大太子伯玉的文治谋略下统一，却在孟章的武功下合而为一，这条负有“天闪裂缺”之名的罕见神兵有着莫大的功勋。

当然，由于这天闪裂缺以玉鞭之形已足以威震众神，而若解开它的封符又需耗费莫大的神力，因此在这上千年漫长的征战中，水侯孟章真正用到它的原形作战的机会，不过两回一次。而这次若仔细算来，应该是南海龙侯的八闪神电第三回出世。

“哼！”

“张醒言，没想到你以一区区山野小人，竟有幸在本侯八闪神电之下化为灰烬，也算是走了八辈的运气，足以史上留名！”

就这样转动着复杂难明的念头，威震天南的南海水侯终于施展全力，极力掐住那八条裂缺闪电的中央核心，将这一条条灿若星河的天闪雷电朝少年劈去！

……八条由上万年天地间自然生发的电火，在沉寂了千年之后，一朝释放，便有如八条久潜深渊的巨龙一朝腾起，朝天地八方欢悦奔腾。在孟章巧妙的操控下，以他那雄健的身躯为核心，汹涌的闪电瞬间刺破昏沉的夜空，向八方吞吐出万里的电苗

白焰。刹那却又永远的电光，闪亮了天地，腾耀了四海，倏然横行在众人的头顶，如一头凶恶的巨蟹，突然向四面八方探出爪牙钳螯，轻轻试探了一下，便收拢了其中七束光钳，只留一只最凶猛的电螯，朝前一往无前！

……电锋飞蹿噬处，自然是那位茫然凭虚御空的少年。而所有这一切，按上述条理叙来自是过程分明，只是那电光闪耀只是极目一瞬间，所有的一切谁人能看清？此时那生死真不过是一线间！

……

这时候，就在海面旁观众人只觉得眼前一晃好似黑夜亮如白昼之时，身处境中的少年却突然感到一阵寂灭。原本自如的身躯，忽如一只柔弱的小蚕即将被泰山压顶的巨石砸烂；原本清明澄澈如烁万里星空的心神，突然间一阵黑云飘过，瞬间将脑海心头太华道力生发的灿烂星河遮没。一种从未有过的寂灭的无奈的悲伤感觉如决堤的江河湖水澎湃而过，将他齐顶湮灭……

“驭剑诀！”

就在这生死一线间，一股不甘情绪驱动下第一个浮现心头的，却是自己上清师门中最浅显的驭剑诀！心中一声暴吼，背后那把从来若即若离的古剑“封神”倏然离鞘出剑，在醒言身后猛然上下一跳，就在背后不到半寸之处生生挡住那道激射而来的电芒！

“轰！”

至阳至烈的闪电碰上幽然含光的古剑，瞬间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转瞬便在背后咫尺之遥的距离炸出一轮白炽的天日；周围的空气被这炽烈无比的闪电剑华一烘，瞬间朝外爆炸开来，猛然在这方圆百里的高空炸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响雷！

“啊……”

这样目不及交睫间发生的天地剧变，无论四渎玄灵还是南海水族，顿时有许多力量低微的军卒被瞬间震聋了双耳刺盲了双目。惨变忽生之时，并没听到多少惨叫，那天空的巨雷掩盖了一切，而这变故也发生得如此之快，纵然眼中漆黑耳中剧痛，却一时不及反应过来！

再说孟章。

“……果然厉害！”

在众人看来只不过眨眼间发生的事情，那在后操作闪电的龙侯却看得十分清晰；口中称赞一声，面上神色却更加狰狞，他口里立时急念神诀，手下扭转阴阳乾坤，顿时将那一击不中的闪电倏然收回！

“看你这次如何不死！”

到这时孟章也杀红了眼，心中其他什么仇恨念头转瞬都无，只剩下一个——张醒言，去死吧！

“不是想占鬼灵渊么？那这回便让你见识一下鬼灵渊神王灵法的厉害！”

在将八条闪电束成一束之后，望着手头这支环抱几有数丈的粗大电柱，孟章又默然动念，双目中异色连连，转眼后，这并拢一处的嘶嘶电柱中便悄悄多了些别样的成色。

“去！”

心念动处，双手并指，巨大无比的八闪电柱应声而动，瞬间飞过千里，带着嘶嘶的吼叫，如同毒蛇般朝那刚被炸到九霄云外的少年扑去！

“呃……”

不知何故，若说刚才那一条电芒飞来他还有些手忙脚乱，但此刻面对那八束合而为一的巨大光芒，他却嗅到一丝别样的气息：

“哦，好像我应该狂妄悖乱，不等电芒打到，便自己碎心而死。”

冥冥中听到这样不容置疑的召唤，醒言反倒忽然平心静气，只静静立在虚空中，等待那异样的电光杀来——明晓了来意，却还这般镇静，连他自己也有些奇怪。而此时自己那封神剑器，也忽如闺中的处子，收敛了幽然的闪华，只静静地横在自己面前，冥冥中感觉到那份神奇，倒仿佛从容温柔的女子，微微侧身看着那肆无忌惮的电华——

在常人眼中几乎一瞬而至的巨大电柱，越飞到近前，那柱头便越朝内里收缩坍塌；等快到了锋芒所指一人一剑的近前，已变得如剑锋般犀利细小；原本能够充盈天地的光芒，此刻已收缩到针尖大小。方寸之地中，原本雪白的电光已变成乌青颜色，在那锐如锋矢的弹丸之地嘶吼腾耀，似乎只等到一触目标，便撕裂而入，无论前面是天地鬼神还是巍山巨岭，都教它灰飞烟灭、万劫不复！

“呼……”

就在那闪电华柱的端头收缩成一支利剑的锋芒之时，醒言在上清学到的另一招绝技也瞬间出手。御气凝神，双手凌风虚指如弹筝抚琴般随意弹动，一朵朵飞月流光便从那不动声色的剑器上飞出，鱼贯飞向那盛气而来的光柱。此后，让这会儿还能够留心观察的旁观人众目瞪口呆的是，这两位他们眼中绝世的神豪，竟好像玩起了串糖葫芦；不可一世的乌青电柱迎面刺入一朵朵雪白的光团，一片、两片、三片……直等到串上大概上百只亮白的光团，这凶猛刺来的闪电势头才渐渐止住。

而这时，云中君等少数几人看得分明，千里外那锐如利牙的闪电锋头，离那悠然临风的少年只有三四步！他那恬然关注的目光神色，甚至已被激闪的电锋映成绿油油

的颜色！

“哎呀！”

再说孟章，也不知何故，当他极力挥出并不停驱动的神电闪华最终违背天理地在那少年面前停住，这位远在千里之外的孟章神侯突然间心头如遭重击，喉头一甜，竟差点没吐出一口血来！

“喝……”

气急攻心的南海龙侯，这时再也顾不得许多，施力将那串糖葫芦般的闪电棒槌撤回，便大吼一声，忽然就在云端化成一条恢宏的红鳞巨龙，张牙舞爪朝那少年飞去。而这时，刚才被闪电焰芒烧熔的乌云，也终于轰的一声崩溃，掠过神龙巨大的身躯，朝天下海上播起瓢泼大雨来！

“哎呀！”

到得此时，刚才从容不迫的少年也觉力竭，原本充盈的太华道力已消耗殆尽，这时再见孟章化作凶猛的恶龙摇头摆尾扑来，也觉胆寒，一时顾不得细思刚才的一切，赶紧一脚踩在那支刚立了大功的瑶光神剑上，飘飘摆摆错过孟章鳞爪飞扬的锋芒，赶紧败归本队。

而这时，差不多就在他接近本阵大营时，刚才那些死活不帮忙的神将军卒，这时却如梦初醒，发一声喊一起冲上天空，帮他抵挡住那位穷追猛打的水侯。

而这时，南海一边：

“……这是真的吗？！”

就在四海堂主自觉灰头土脸败回之时，那南海龙族一方却鸦雀无声，仍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四渎龙婿，玄灵妖主，太华神子，火神奶奶的哥哥……竟逼得主公现形？”

心中呼喊着醒言新的旧的有的没的各式各样的称呼，南海一方正是呆若木鸡！

原来，虽然醒言还不十分清楚，但无论是四渎还是南海众神却都明白，这天地间的神祇妖灵只有修作人形时力量才最强。而现在威名赫赫的孟章水侯，无奈化出原形，便只能吓唬吓唬不知情的门外汉。这样现出原形想攻杀那样法术通神的少年，却只是“跳上脚面的蛤蟆”，样子吓人，不咬人！

而这时那得胜的少年却不知情，一溜烟逃回本阵，口中连道“败了败了”，正要求得众人原谅和救助，却发现除了琼彤、灵漪儿迎接，其他没人理他。这些原本袖手旁观的妖兵神将，这时却个个容光焕发，争先恐后朝他身后那条势不可当的神龙杀去！

## 第二章 躩躩横行，灵兽惊以求群

.....

在这方面孟章见识可远非醒言可比，刚才屡击不中，愤怒下化作原形扑击，前后只不过片刻时间便意识到此形愚蠢。于是，甩尾奋力一击，将数十名扑上来的妖神扫翻在地，又口吐火焰冰沫横扫一回，逼退敌军，便幻回人形，弹一弹甲青袍襟，神态自若地回归本阵去了。

在此之后，双方主力的决战便回到正轨上来。建牙大纛招展如浪，令帜门旗摇动如林，一支支生力军似离弦之箭，在各自统帅首领的指挥下破浪出击。

这时醒言正处本部中军旗之下，在军阵中与其他部曲将佐统帅同处一线。对他来说，这还是头一回在这样规模的大战中身处一方军伍的统帅地位。于是，在流水般号令之际，偷眼朝友部军阵看看，醒言便发现在这混战初始，虽然一队队军伍次第冲击，前仆后继，看似井然有序，但那发号施令的场所却截然相反，喧闹得如同菜市场；平素尊贵威严的水神妖将这时大多伸长了脖子，扯直了嗓子呼喝，用自己最大的嗓门跟旗牌将官们吵嚷传令。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此刻已经沸腾起来的海天战场中让部下听清！

再说两军交接。此番大战，从场面上看倒也与初来南海的几场大混战毫无二致。冲锋令起，铺展数百里的海疆杀场奔腾如沸，稀奇古怪的号啸战歌震彻天地，雄健的蛟龙蟒蛇蜿蜒于天际，在浓重黑云边与雷电共同舞动。法师策杖上的光华和战士闪亮的刀锋相映衬，激发出绚烂瑰丽的闪电寒虹，在昏暗微茫的海天孤夜中交相辉映，映照得海天有如鬼域。纵横交错，纠缠绞杀，所有多彩却冰冷的焰火流光与急促激烈的咆哮呼喝胶着成一种奇异的情绪，带上些呛鼻的血腥之气，在这无边的黑夜中蔓延交替。

虽说，从这场面上看似乎和往日对决混战没什么两样，但具体到战斗的局部，却有着很大的不同。肉眼能看出的显著差别，便是四渎一方与陆地妖族的配合已和初来南海时千差万别！

比如，在几个月来的演练实战之中，四渎的蛟龙水鹞已教会陆地而来的鹰隼禽灵搏海冲浪之法。玄灵族的凶猛禽灵，譬如鹰、鹭、鸢、鸢、枭、雕之属，原是陆地天

空的王者，其实凶猛，每回扑猎厮杀都是翘如轮转，巨大的身躯从九天而下，伸出的锋锐爪牙能一下把带盔的头颅抓碎。只不过，经过几次实战证明，陆地云空的飞击之术并不太适应海上风浪间的搏杀。因此隶属四渚的水鹤巨鷗或者蛟龙之类，便就教他们海云浪尖的冲战之法，还根据各自的特点从实战中钻研出新鲜的配合阵法。

比如，当四渚的蛟龙抵挡住南海的蛟螭之时，那爪牙锋利的玄灵战禽便在高空盘旋飞舞，每觑得空处，便笔直冲下将浪涛中正专心战斗的海族一把抓起，拎到半空，然后海浪中的水族战士心领神会，各投冰剑梭枪，将那半空中毫无借力的海族杀死。

除此以外，更有效的则是道门法术和妖灵骑军的配合。就同回上回桑榆洲平叛一样，在这样动辄千万人的大战中，上清的前辈高人们弃了往日能千里取单个头颅的飞剑，合力驱动上清大型秘术“坚波固海”术，在本来风起浪涌的海场中极力辟出一片有如蒙皮的坚实水面，让那些凶猛无比的昆鸡狼骑在上面奔旋如飞，奔跑成一道巨大的漩涡。随着上清寿龄上百的绝世高人驱动，那坚固的海面越展越大，那妖灵兽骑也越跑越开，越旋越大，坚波固海术替他们坚固海面，他们又冲击四边扩展上清真人们施法的范围，两相一配合，正是所向披靡，兽骑漩涡的前锋战线，不断推进。等到了南海龙军固守的阵势前，那些犀精昆鸡狼骑已加速到如狂风一般，这时挥舞着新换的精锐刀斧砍杀，那些看似固若金汤的阵势往往是一击即溃！

除了上述这些可见的差别，另外更重要的一点，便是经过这几月的拉锯鏖战，双方的势力士气已是此消彼长，和当日有了很大不同。

最显著的一点，便是开战几个月来四渚龙王毫不吝啬，大派赏赐。无论本族还是友盟，明珠、大贝、灵犀、玉牙、玳瑁、翡翠，种种珍奇异宝流水般赏给有功之臣。上至将帅首领，下至普通小兵，只要立了战功，或者建了好言，全都有厚赏封赠。甚至，因为按功奖赏毫不拖欠，以至原本准备的珍宝或是新得的战利品不够分，四渚龙君便将当年孟章讨好灵漪儿送来的珍宝礼品，也从后方急急调来，充作封赠赏给有功之臣。如此一来，四渚帐下各念主恩，玄灵妖族更是受宠若惊，哪还不各效死力！

相较之下，那孟章就慳吝得多。

威震南海多年的水侯，这回却想岔了念头。孟章本以为，此番四渚玄灵跨海侵征，自己麾下的将士为了保家卫族奋起反抗，乃是分内之事。大家共赴族难，若有功只需口头嘉奖几句便是，无须厚赠相赂。

只是，孟章并没意识到，在他南海的许多势力眼里，这四渚攻伐南海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你死我活的异族厮杀，而是龙族内部争权夺利的小事而已。按着当时的理念和习惯，云中君率军大举入侵，只不过是龙族内部长辈惩戒以下犯上的小辈，从一开始，就十分合情合理——谁叫自家水侯念头想差，竟去强抢四渚公主？如此奇

耻大辱，足够让四渎挑起一场战争了。而这战事谁胜谁败，和他们这些南海中下层水族又有多少关系？即使南海最后异主又如何？反正都是龙族内部的事务，自己这小小的水灵实在犯不着为这内部纷争拼命。

这样的想法念头，大战初始胜负未分之时，还不十分强烈；但等战局不利，南海节节败退，这样的想法便在很多人心中生根发芽，如同长草，不像开始那般拼死抵抗了。

除去这些身份相对低微的水族不以为然，那些带有龙族血脉的南海贵族也同样存在类似的念头。那四渎的老龙王，不是在檄文里说得明明白白：“愿奉伯玉为主”？可见那辈分比蚩刚老龙神还高了一辈的四渎龙君，不过是看不过孟章飞扬跋扈，想替南海另寻明主而已。龙君这样的作为，虽然略有些不符合自己这些年来唯孟章马首是瞻的习惯，但毕竟并不是什么万恶不赦之事。

因此，正因为存了这样的念想，这南海上上下下经过几月来的失败，心思已和往日大不相同。虽然平时并没多少显现，但到了这生死一线的战场上，这点心理作用便几乎左右了战局！血肉横飞之际，平时只是随便想想的腹诽，等自己亲见着眼露凶光、口鼻喷腥的妖兽在海面上飞刀斩来，命悬一线之际平日那隐隐约约的想法便突然大为清晰：

“哎呀，反正是别人家事何苦我去强出头？这出头就得挨刀哇！”

“嗯！虽然这妖兽不是龙系水族，但别人新主毕竟是龙王女婿，这妖族算是他私人部曲，肯定也算龙族附庸！”

刀枪并举一瞬间，只要曾经存了松动念头，便立即转圜。开始只是几个头脑最灵活者丢盔弃甲逃窜，过不多久便像瘟疫般传染开，人心思变，阵脚松弛，刚刚还打得有模有样的南海龙军，不到片刻工夫竟开始后退奔逃——纵横南海数百年的龙族部伍，这么快崩溃还是破天荒头一回！

而到了这时，战局变化的另一明证便是，那些南海还有余力的法师极力施法，布起阴霾黑雾掩护部伍败退，而四渎一方却设法向对面照耀神光，意图让对手无处藏身。光从这一点看，便已知双方战局形势的消长。

只不过，在这样看似无力回天之时，那居在阵中被乱军裹挟着渐渐后退的龙主孟章，却依然一脸镇静，毫不着急。看他平静的神色，似是还有后手，胸有成竹。

只是，又等了一时，己方溃败之象愈加显著，孟章目睹也不免心急起来。须臾之后，神鞭电指，将几个慌不择路竟冲到自己龙骑之前的部下烧成灰烬，孟章心中暗想：

“奇怪，那龙灵口口声声说今日便能成功，无论敌军如何势大也能扭转战局——



可为什么等到现在，却还迟迟不来？”

“莫非这老儿诳我？”

此刻孟章正是心乱如麻。稍待片刻，望着远处不断退缩的防线，还有那些狂呼乱喊不知所谓的禽兽异类，孟章心中便有些哀叹：

“唉，若不是神王酣睡，不及传我神法，否则以你们这些贱类，如何能在我南海张牙舞爪！这些……”

正当孟章开始在心中诅咒，却听得乱军之中从后阵传来一声呼喊：

“主公休惊，老臣来也！托我主洪福，那九夔虺已被我召唤！”

孟章闻声，惊喜回头，正见阵后水灵海卒正如潮水般向两边分开，中间现出一物；抬眼观时，正见它体形庞硕，通天彻海，在以龙灵为首的数名法师驱控下朝自己这边辗转而来！

“那是什么？”

再说大战另一方，这时借着夜空中四处乱射的神光，四渎一方也看到对面阵形大乱，三军中分处忽现一头前所未见的巨兽正分波推浪，高及云端，正对着自己这边巍然耸峙！

“那是……”

一阵风刮来，吹跑数层云霾，那行动缓慢的怪兽头颅才从乌云中显现；这时包括醒言在内的众人才看清，那庞大如山的怪物身躯宛如巨蜥，皮肤光滑如镜，闪着青蓝色的油光。那探入云中的巨首霍然九分，细数竟有九头，居中的一头卓然拔出，高居在上，目光灼灼；其余八首则众星捧月般环围四周。细观那九首，中间一头有如巨蛇之首，细目纤鳞，巨洞口中蛇信吐动。周围的八面却似人脸，虽然看不太清面目，但也似分了五官，至少巨口森然，望不见底，十分可怖。再看它身下偶尔浮起的巨爪，却又有些像龙爪。

看起来，这怪兽似蜥非蜥，似蛇非蛇，又似龙非龙，形貌十分特异。不过虽然不知来历，从它身躯光滑无鳞、出了水面后行动缓慢这两点可以看出，这九首怪兽应是深海生物；瞧它周围九山的模样，也不知已经生长了几千几万年。

“难道……是九夔虺？！”

见到这怪物，虽然大多数妖神懵懂，但云中君、冰夷、罔象等四渎神人却立即猜想出对面那怪物来历。虽然他们从未亲见，但也曾从海族秘籍中得知，具有眼前这样特征的，正是十分稀有的上古神兽九夔虺！

原来，这连云中君也只是耳闻的九夔虺，乃是远古残存下来的深海巨灵。其形龙爪蜥身，蛇头九面，相传是上古兽神相柳的遗族。这九夔虺，身躯庞大如世间高山